



乔澍声 著

沙海覓踪

87
I247.5
2242

沙海觅踪

乔澍声 著

BK4211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呼和浩特

B

332223

沙海觅踪

乔澍声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74千 插页: 2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55册

统一书号: 10089·342 每册: 2.6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古道脱险	(1)
第 二 章	三交镇	(19)
第 三 章	武枝梅	(36)
第 四 章	不堪回首	(58)
第 五 章	沙海蜃景	(80)
第 六 章	血染黄沙	(103)
第 七 章	矿山行	(125)
第 八 章	窑工情深	(145)
第 九 章	除暴	(166)
第 十 章	血汗钱	(189)
第十一章	死里求生	(207)
第十二章	舌战岗村	(226)
第十三章	抱抱班开张	(245)
第十四章	秋风凉了	(267)
第十五章	斗“牛”	(291)
第十六章	远方来客	(314)
第十七章	苦心	(335)
第十八章	双亲会	(356)
第十九章	病中情	(373)
第二十章	此恨绵绵	(389)
第二一章	祸不单行	(404)
第二二章	砂龙山激战	(425)
第二三章	壮歌一曲	(443)
尾 声		(456)

第一章 古道脱险

“当当——！”

赫家大院的警钟在深夜里响了。

“奴仆杀主人啦！快抓啊！别让跑了！”

钟声凄厉惨人，撕破了宁静的夜。正在熟睡的护夜家丁，慌忙操刀提枪，奔出屋来四下里追拿。顿时灯笼火把通明，喊杀之声响成一片。

这时，只见一个俏丽的姑娘，踉踉跄跄地奔到一个举着灯笼的书生模样的青年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气喘嘘嘘地喊道：

“车先生救我！车先生救我！”

被唤作车先生的青年，名叫车志远，上中等个儿，二十六七岁，是国民党少校副官田富送来的房客。此时，眼见情势危急，他不由心头一震，一手扶起姑娘，一面横过身子，挡住那三个扑上来的如狼似虎的家丁，喝道：“休得无理，不许随意抓人！”管家刘狗子立即虎起团圆脸，瞪起鹰眼，张口骂道：“姓车的，你不帮遇害主人，反倒帮起恶奴来了！什么意思？别不识抬举！要不是看田副官的面子，连你也一块儿抓去问罪！”

“你家主子赫亮功欺凌弱女，罪有应得。你要是个明白人，就放她逃生。”车志远毫不退让。

“好大的口气！”刘狗子嘲弄地说道：“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两个指头就把你捏扁了！可惜我斩钢截铁的手，不愿意砸豆腐。识时务的就趁早闪开！”

“哼哼！”车志远一声冷笑，“恐怕有时候豆腐也会烫手！只要我姓车的在这里，你就休想前进半步！”

“好小子！那就莫怪我手下无情了！”刘狗子气急败坏，一伸左手，揪住车志远的衣领，旋又抡右拳，恶狠狠地向车志远的太阳穴打将过来。

就在这紧急关头，只见车志远一抬右手，掰住刘狗子的手腕，猛一转身，躲过拳头；用左手闪电般往上一击，只听“叭嚓”一声，分明是骨头折了。刘狗子顿时大声惨叫，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不动弹了。另一个家丁一见大惊，没想到一个书生倒是如此厉害，便运足力气，重重一拳照准车志远的后心打来。车志远把身子略一偏，躲过了这一拳。这个家丁并不会拳脚，只凭愚力打人，而且谋得太狠，用力过猛，竟收不住脚，身子抢上前来。车志远看得真切，顺势一个拐绊，又飞起一脚，正踢在那即将倾倒的家丁的小腹上，痛得那个家丁满地打滚。另一个家丁刚好从侧面抢来，举刀欲砍；他哪晓得车志远不仅身强力壮，而且自幼练过功夫，使了一个鸳鸯连环脚，一闪一踢，那个家丁也被踢得摇摇晃晃，扭头就跑。

那姑娘也看得呆了，扑通一声，给车志远跪下了。车志远顾不得许多，连忙把她扶起，背上就跑。

“车先生，快去马棚，抓一匹马骑上！要不，跑不脱了！”姑娘伏在车志远宽阔的脊背上，轻声提醒道。

“好！”车志远背着受伤的姑娘直向西院跑去。

西院是和大院相连的一套较小的院子，里面有些作坊、长短工住的棚屋和畜圈。

“喂！谁呀？站住！”有个家丁冲着他俩的背影喝问道。

车志远机智地回答：“咱们有个伤号，先背下去。你们快去救赫东家要紧！”

那个家丁嘀咕了一声，没有追来，大概一时被骗过了。

进了西院的马棚，车志远迅速解下一匹走马的缰绳。正待去扶姑娘上马，姑娘已从车志远的背上就势爬上了马背。车志远一纵身也跨了上去。他俩策马直奔西院的大门。

“停下！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去？”

到了大门口，被值班的家丁和下夜的长工拦住了去路。

车志远理直气壮地说：“快开门！赫东家也负伤了，随后就到，须连夜去就诊。”说着指指马背上的姑娘，“她的伤重，得赶快送医院去抢救，不能耽搁！”

“那边吆喝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家丁还在盘问。

车志远说：“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此刻顾不得多说。快开门！误了事你担待得起么？”

“你老兄真没个眼头见识。”那下夜的长工数落那家丁道，“车先生是赫东家和田参谋的好友，尽管盘问什么？”说着顺从地打开了大门，把车志远和姑娘放了出去。

“咱们往哪儿走，车先生？”跑出一箭之地后，姑娘把身子往后靠了靠，问道。

“武枝梅，我也正想问你的打算呢？”

“我也没个去处！”被叫做武枝梅的姑娘凄楚地说。

“那我把你先送到个安全的地方去养伤。”

“你呢？”

“我也不能在这儿呆了，我要连夜赶到西面的砂龙山一带去。……”

“我跟你一起去好不？”

“不行。那地方太苦，再说有好多不便。”

“苦水泡大的人还怕苦？车先生，你知道，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呀！天宽地广，容不下我一个弱女子……”

“你别哭，千万别哭！你一哭，我的方寸就乱了。安排不好你，我不走。”

“车先生，请你带着我走吧！我不当累赘，我能伺候你。”
车志远沉默着，策马奔驰。

“上大路了！往西，该往西跑。”武枝梅低声叫道，“车先生，别进城，城里去不得了！……”

“进城跟田富告别去呀。我不能不辞而别，失了信义。”

“他跟赫亮功那么好，万一要加害于你呢？”

“谅他不至于吧？我倒有点为你担心……”

这时，身后的古道上亮起了灯笼火把，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急骤的马蹄声。显然，是赫亮功的人马追赶来了。车志远迅急把缰绳一带，斜刺里插向一片茂密的红柳林。再往前，有一个小海子，近岸芦苇、蒲草丛生，是个便于隐蔽的地方。

“就这儿躲一躲吧。”车志远说着跳下马来，“要我扶你下马么？”

“不用。”武枝梅娴熟地下了马，把马牵到一个林深草茂的地方去吃夜草。“来，坐这儿吧！”

他俩找了一块干净、隐秘的地方坐下来。

“伤得挺重吧？来，我给你包扎一下。”车志远小声说着，掏出一块干净的手绢就要撕。

“别，别撕坏。黑心贼们是用皮鞭抽的，伤虽多，都不打紧。跑了这一阵儿，血脉也流通了，胳膊腿儿也不觉得发麻了。”武枝梅忍受着被打伤、烫伤处钻心的疼痛，尽量用轻松的语气，说些宽慰车志远的话。

车志远也只好作罢。再说，眼前只有朦胧月色，寂寂柳林，静静苇塘，他又有啥条件为武枝梅包扎、敷药呢？

忽然，古道上人喊马嘶，火把闪耀，赫亮功的人越追越近了，有些还钻进了红柳丛，走到了海子畔，诈诈唬唬地喊着：

“看见你们啦！快出来吧！”

“再不出来，开枪打死你们！”

“扔手榴弹炸狗的！”……

“叭！叭！”子弹划着红色的弧光，从头顶上空飞过。车志远感到了自己的心跳。

“跑吧！车先生，宁死也别让他们逮住！”

“夜这么黑，我们又藏得严，他们怎么能看得见？”车志远

安慰着武枝梅，也在给自己壮胆，“沉住气，别出声。”

果然，那些家伙折腾了一阵儿，就又往前追去了。他俩隐隐望见，赫家明火执杖的人马从古道上一闪而过。车志远这才稍稍放了点心，把身子靠在树干上，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车先生，你困了吧？困就迷糊一会儿。有啥动静，我叫醒你。”武枝梅关切地说。她的语气不连贯，上下牙床直打磕，浑身也在瑟瑟发抖。

如今虽说是盛夏，但这一带昼夜温差变化很大。此刻夜凉如水，阴湿的冷气袭人，常人都难捱，更何况一个刚刚受了那么多折磨的姑娘呢？车志远暗中直责怪自己的粗心，并当即脱下自己外面穿的那件夹袄，不容分说地给武枝梅披上，又叮嘱道：“别推让啦！再不穿，我可不高兴了。不是太虚情，就是瞧不起人！你还小，又负了伤，要听我安排。”他说着晃了晃肌肉鼓起的膀头，“瞧我这身筋肉疙瘩，还能叫冷着吗？”

武枝梅紧了紧披着的夹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涌出了感激的泪水，望着这个暖人身心的读书人。而他，正用自己那强壮的身体抵御着清晨的冷气。俩人都默默无语。四下里一片寂静。

降下了夜露。渐渐地，连他俩坐的这块干地都潮出了细小的水珠。又捱过大约一个时辰，终于盼得东天边露出了曙色。望着曙光，车志远蓦地一跃而起：“快准备走！我想起来了，田富有个相好的年轻寡妇董秀秀，就在这东面不远的喇嘛圪旦村居住。田富就从喇嘛圪旦雇了个姓金的车倌送我到三交镇去。有点简单的行李，已经留在董秀秀那里了。单等田富的朋友林成来后约伴前往。我们何不去找了车就走呢？田富那里，只好有机会再作解释了。”

“那好。只是路上咱们得多加小心。”

俩人商量定，去解开马绊，上马朝喇嘛圪旦村驰去。好在车志远跟着田富去过一回，路还依稀认得，喇嘛圪旦村后有个召庙，还记得该村的特征。所幸清晨行人稀少，也没有撞上赫亮功

的人马。进了村，找到董秀秀家，她还关门闭户地在睡觉。车志远悄声说：“这个懒婆娘！太阳快照到屁股门儿，还不起床！”说着就要叩门。

“田富昨晚要住在这儿，咋办？”武枝梅提醒道。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车志远说，“他要在，就相机行事吧。不要怕。”

“嘭嘭嘭！”车志远轻轻地叩了叩门，里面不见动静。又加重手劲儿叩了两回，屋里才传来董秀秀那娇懒的清脆的女声：

“谁呀？这么早……”

“田副官的同学，姓车。”

“哎，你就是那个车先生啊！田副官没来？”显然，董秀秀对车志远颇有好感。“你等等，我这就开门。”

武枝梅小声问道：“车先生，田富连这种事都肯说，自己没廉没耻的，也不把女人当人啊！”

“嘿，说来也巧，这关系，是田富酒后流露的，还当做自己的本事夸耀呢。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我客中寂寞，硬要找两个姑娘来陪我哩，闹得我真哭笑不得。”

“你们男人，什么脸红的事都能做得出，还要讲出口！”武枝梅严肃地问：“你答应了吗？”

车志远脸红了：“我怎能那样不自重？人好人坏可不分男女呀！”

正说到这里，门吱呀一声开了。董秀秀云鬓散乱，虚掩红衫襟，趿拉着绣花鞋，笑盈盈地探出半个身子，娇声说：“快请进！车先生，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唷，那边还有一位！好水灵的女子哟！”

“不进去了。我们想乘着早凉赶路。烦劳你帮我们找一下那个姓金的车倌。”车志远说，“田富给你安顿过这事，那只好麻烦你了！”

“嗯，你怎么这样客气？”董秀秀歪起脑袋，斜睨着车志

远，“田副官应当来送送你嘛。”

“他原本要来送的，临时有紧急军务在身，不能来了。好在我们同窗之间，相互向来都不计较。”车志远扯慌了。

董秀秀噗嗤一笑：“瞧把你忙的，我们姐俩还没说句话呢——车先生，你真有本事！才来几天，就讨了这天仙似的娘儿们做老婆——”

“啊，不！”车志远急忙打断了董秀秀的话，想解释，却又怕董秀秀生疑，只含混地说了句：“你可别乱开玩笑哟！”

武枝梅有些瞧不起董秀秀，又被董秀秀说羞了，更怕言多有失，低了头只不吭声。这会儿怕耽搁久了会出变故，就笑着说：

“迟不如早，请姐姐辛苦一趟，我们这就走。”

“行呵！”董秀秀答应着，却又变了卦：“我头没梳，脸没洗，被褥也没迭，怎么好出去呀？”

车志远心里发急，搞不清董秀秀是否有意拖延，转换了口气，说：“田富一再告知我，说他来与不来，你都会待我一样，尽力帮助我的。”

“那还用说？”董秀秀也本是个灵秀人，车志远一点即破，慌慌掩掩地说：“你们一定要急着走，我这就给你取行李，指给你车信金守忠的家。听说，他早把车安顿好了，等你们。”说完，风似的跑回屋去，旋即拿出车志远那个用印花粗蓝布包着的小包裹，又顺手指指村东那两间被碱水剥蚀了墙皮的小屋，说：

“瞧见了吧？那就是金守忠的家，屋后竖着个大烟囱，门前有口水井，院子里还有棵杏树……”

车志远松了口气。刚才，自己把董秀秀想得过了，其实心地还善良。董秀秀讲的金守忠的房子特点很明显，车志远和武枝梅很顺利地找到了。

金守忠家里是一盘土炕，连块席子都没有，上面堆着一点烂铺盖。地下放着个糊了车轴油泥的破缸和两个纸缸，里面盛水的，盛粮的，盛杂物的。三个孩子，两个小男孩光着身子光着

脚，另一个是十多岁的女孩，穿着件补钉擦补钉的裤子，同样光着上身。看样子，这家人家很穷。

“你爹你妈呢？”车志远问那个女孩，“这么早就到哪里去了？”

“爹去拾粪，妈去挖野菜。对了，还给葫芦配花儿。”女孩怯怯地回答，但声音很清晰。

“你呢？做啥？”武枝梅抚摸着女孩的小辫问。

“看弟弟，看家。”

“你快去找你爹妈，我们有急事。”

“行。你们得替我看家，看弟弟。”女孩说着飞跑出去。片刻工夫，她就飞跑回来。

金守忠挎着粪箩头，提着粪杈，随后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身量不高但挺结实的壮年汉子。车志远和他打过招呼，说明来意。金守忠闷声闷气地说：

“田老总是给我派过这么个差。我去套车。”

“你先把家里安顿一下，等等小孩他妈。”车志远倒替他着想起来。

“不用。小丫，你娘回来，告给她一声就行。爹到三交镇送去车先生就回来。记住了吗？”

“记住了。”

金守忠少言寡语，为人醇厚，当即麻利地把车套好，说声：“请上车吧！”

“你快坐上去。”车志远对武枝梅说。

“不，你坐车，我骑马。”武枝梅拽住了缰绳。

车志远惊愕地望着武枝梅，说：“女人家，不爱坐车，爱骑马，少见。”

昨夜，险情迭起，顾不得许多，又有夜色掩护，他就与武枝梅合乘一匹马。如今想起来还觉得脸烧。天已大亮，又有车倌在跟前，他见武枝梅坚持要骑马，自己只好在车上坐了。

这是一辆大木轮的二饼子车，由一匹毛色铁青的骡子拉着，在乡间的黄土路上滚动。道路狭窄不平，二饼子车嘎吱作响，不停地颠簸着。倒是武枝梅稳稳当当地骑着马，跟在二饼子车后。那马火炭般红，高大修美，聪灵秀逸，迈着悠闲的碎步，衬托得马上的女骑手越发英姿勃发，俊美无比了。车志远忍不住回头去看，一幅活生生的美人骏马图印在他的心灵里。他真想带着她远行，哪怕走到天涯海角。

这条便道离大道不过七八里路。不到半个时辰，他们的车马就转入大道。大道是一条硬沙土路，较为宽直些，依然不够平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古道了。西可连接丝绸之路。除了走车，经商的驼队、马队以及赴藏的喇嘛等等，常常经过这里。自从国民党的几万正规军避开日军锋芒，偏安于这一地区后，这条路时有军队往来，偶或还有战车隆隆驰过。

古道右侧，可以望见巍峨险峻的犬齿山；古道左侧，有时会望见远处金练般闪亮的黄河，以及近处浊浪翻涌的大渠。正值盛夏时节，田野上的麦子黄梢了，糜田还是青幽幽的一片，玉米却吐出了浅黄色的花穗。更有那色彩缤纷的豌豆花，湛蓝豁亮的胡麻花，把塞外这块开垦不久的大地，打扮得粗犷而妖娆。如此迷人的景致，引不起他们的注意。车倌金守忠也许是习以为常了，也许是让愁苦劳累把他那点对生活的热情全部扑灭了，对这一切都毫无反应。车志远和武枝梅也都心事重重，显得有些惊魂不定。他们的眼神里含着警惕，露出不安，不时地注视着古道两侧的青纱帐。

又走出四五里路，庄稼和树林更显稠密了。有一条弯斜的便道通向北面的山峰。一群乌鸦喳喳叫着，在上空盘旋了一会儿，落到了那片柳林上，随即又都腾地飞起，惊慌地扇动着黑色的翅膀，鸣叫不已，飞得高高的，远远的。车志远心里倏忽一惊，道声：“不好！枝梅，要是遇上意外，你快跑，由我来对付。有田富这块招牌，在这地面，谅他们一时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树林里面藏了人！”武枝梅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十分的聪颖，看出了问题，说，“死活我都跟你在一起！我哪里能丢下你一个人——”

话犹未落，柳林里发出一声喊，猛一下窜出七八个人来。其中，有五个是赫亮功的家丁，还有三个穿着国民党军服。车志远定睛一看，认得其中一个是田富的护兵，外号叫青皮。他们持枪的持枪，舞刀的舞刀，朝车志远和武枝梅扑过来。

“哈哈哈哈哈！武枝梅，哪里跑？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了！”青皮狂笑着，大叫道，“你敢把主人打成重伤，大闹赫府，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天啊！赫亮功没死？”武枝梅失望地喊道，“仇还没尽报了哇！”

“死？赫老爷洪福齐天哩！他已经派我们找到田副官。田副官大怒，派手下人和赫老爷的人四面八方分头把守，你插翅也休想逃出去！快快下马受擒，省得爷们立时就给你个下马威！”刘狗子膀子上吊着个绷带，也来给他的主子效忠，这时也得意地狞笑道。

车志远跳下二饼子车，义正辞严地指斥道：“不许你胡闹！田富不明内情，才出兵助纣为虐的。赫亮功残害武枝梅年仅九岁的弟弟，又肆意凌辱武枝梅。武枝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反抗时伤了他，不为过。青皮，回去告诉田富事情的真相，就说人是我救的！”

“姓车的，少罗嗦！若不看在田副官的面上，就连你一起逮回去发落！”刘狗子摸摸他的断臂，气得咬牙切齿，“你以为你的罪轻吗？迟早有跟你算帐的时候！”

“车先生，你不要顾我了！我就死在这儿，不能连累你，也不想再回去受侮辱，死在赫亮功的手里！”武枝梅悲怆地说。

“不，你不会连累我！千万不能死！快跑！不要管我！”车志远焦灼万分地叫道，“我不是安顿过你了吗？还不明白？”

“上呀！活的死的都要！”刘狗子吼喊道。

“武枝梅！今儿你要是跑脱老子的手掌心，老子把头割下来给……当夜壶！”青皮狂妄地叫嚣着：“弟兄们，抢头功呀！”

这些家伙们嗷嗷地叫着，一齐向武枝梅冲杀过去。车志远急坏了，趁他们不注意，悄悄地去取自己的宝剑。

“车先生，多保重呵！”武枝梅满含着深情尖叫一声，一抖缰绳，猛地收缰夹腹。坐骑长嘶一声，腾空跃起，吓得迎头拦她的几个家伙仓惶后退。两侧的举刀就砍，不料那马载着武枝梅，一蹿就是几丈开外。

“放枪！快放枪！”刘狗子焦躁地喊叫着，抬手就是一枪。接着，枪声响成一片。

马背上早不见了武枝梅的身影。凭着她的机敏和高超的骑术，早来了一个镫里藏身，身子紧贴着马腹，纵马斜刺里顺便道向北山跑去。“嗖！嗖！”子弹都从马背上飞了过去。

“追！快追！”青皮在声嘶力竭地叫喊。

但是，哪里能追赶得上！武枝梅的骑乘，象一道红色的闪电，早已跑出射程之外。

车志远把松开的包裹又紧了紧，抓住的剑柄又放开了，对金守忠说：“咱们走！”

这半天，金守忠躲在一边，静观着事态的发展，既不吭声，也不给任何一方助战。他甚至摸出了小烟袋，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了。听得车志远吩咐，仍不说话，吆喝起大青骡子，二饼子车又向前滚动了。

那帮家伙追武枝梅不上，呼啦一下子回过头来，又把车志远和金守忠团团围住。刘狗子喝令手下道：“上！把姓车的带回去交差！”

“放肆！看那个敢动我一根毫毛！”

车志远声色俱厉，凛然不可侵犯，倒把刘狗子一伙给镇住了。刘狗子求援似的望着青皮，回头气势汹汹地说：“姓车的！”

你伙同凶犯毆伤主人和管家，又盗马私奔，放走凶犯，犯下了弥天大罪，该诛该剐，岂可这么便宜地叫你逃走？”

青皮脸上现出犹豫不决的神色，说：“车先生！你做事太过分了，辜负了田副官知遇之恩，闯下大祸，你自己说该怎么了却吧？”

“放下手中的枪！青皮，你们把枪口对准了田富的同窗好友，看我不告知田富处治你们！”车志远怒斥道，“车是田富雇的，我这里还有封介绍信，是田富亲笔写的，你们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带回去，好哇！田富托我的事情，我从此就甩手啦！一切由你们负责！我还要说说你们待我如何无理……”

一顿怒斥，青皮和他手下士兵的枪都垂下了。

“你们说，田富有没有命令你们抓我，打我？要是田富有令，你们就动手；要是田富无令，你们就滚开！”

青皮垂头丧气地说：“田副官严令禁止我们伤害你，只请你回转，他再跟你商量一下去砂龙山的事情。”

“事情早已商量定，盘缠也已给我，他说的林成先生左等不来，右等不上，我只好先独自前往了。请你告知你们的田副官，就说我一定勉力做事，不负重托，并代我多谢他的关照！赫亮功兵刃相加，我不想转回了，有不周到的地方，就请我那同窗好友多多包涵罗——车老板，走呵！”

金守忠一摇鞭子，二饼子车又向前滚动起来。青皮一伙眼睁睁地望着车志远去了，却阻不得，抓不得，打不得，窝憋了满肚子气。

话分两头。金守忠把二饼子车赶得风快，在古道上向西急驰。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车上唯一乘客车先生，有勇有谋，机警镇定，战胜了凶恶的众多敌手；不仅救出了武枝梅，而且伸张了正义，也为他出了口窝憋已久的恶气。因此，不由对车志远又添了几分好感。但想到车志远与田富的关系，他又有些不安，不由偷偷地打量起车志远来。

车志远虽是一个书生，可既没蓄秀发，也没着长袍。光脑壳上戴着一顶遮凉的草帽，上身穿件对襟的衬衫，下身穿件连裆宽腿裤子，也只有六七成新。他那双大手托着圆中带有棱角的两腮，身子仰着，往那车上的草料上一靠，呆呆地想着心事。金守忠把车志远从头看到脚，都觉得朴素，文雅，亲切，既不洋气，也没酸劲儿。

偶或，身后有什么响声传来，或是卷起了一股黄尘。车志远眼睛一亮，凝神遥望。然而，后面是苍莽无际的原野，是红柳、白茨和庄稼组成的色彩斑斓的平川，壮阔而静谧。当原野复归于沉寂的时候，他那宽宽的肩膀和厚实的胸背往后一缩，靠在草料堆上，又出起神来。金守忠岂不理解车志远的心情？他一定是在为武枝梅的安全而担心。

此刻，车志远也在斜睨着他的车倌。金守忠生得矮小精干，穿着对襟无袖小褂，腰缠布带，裤口扎着，头罩一条发黑了的白毛巾，一副地道的庄稼人的打扮。他坐在车前板上，不时抡起黑油油的胳膊甩一声响鞭，或者摘下毛巾来擦一把脏污的汗渍。从一早的套车出门，到青皮、刘狗子一伙围攻时的表现，车志远断定他是个多经广见、遇事心中有数、头脑清楚的人。

“对不住，今天让你受惊了！”车志远抱歉地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是听差受使唤的，他们不会害我。”金守忠笑道，“那些人平常好厉害！今儿在车先生面前栽了跟头，我心里好痛快！”

车志远望着金守忠微笑，金守忠的喜恶态度已很明显。

“车先生，口渴么？水罐里带的有苦菜汤，喝了解渴，又去火——你嫌苦吗？”金守忠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喝过。”车志远说着，取过水罐，端起来，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大口。

这苦菜汤的喝法，有个讲究：若是小口小口地喝，一点一点